2026年10月15日 星期四
本版责编 陈 璐
电话:010-64294501 E-mail:whbfukan2025@163.com
中国文化报

人在旅途

霞光中的会师塔

——写在甘肃会宁的一个早晨

高 昌

来到甘肃会宁,总会想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会师纪念塔。

我推开窗,看霞光万道,透过薄薄的晨雾,洒在这座西北小城的楼头、树梢、街巷,洒在祖厉河的两岸,也落在我的心上。我忽然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,要去看看会师塔。

会师塔,就立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会师园里。

走进园门的时候,朝阳正在天空挥洒热情,音乐设施正在循环播放着《国际歌》的激昂旋律。美丽的霞光从会师塔的一侧斜斜地漫过来,塔身便成了一幅侧影——那是一座三塔相拥的建筑,中间一座主塔,两侧各拱卫着一座副塔,恰如三个战友紧紧相依,肩并着肩,心贴着心,顶天立地地站在霞光里。我在塔前仰望着,觉得自己似乎也成了一块安静的砖,正和那些光荣的记忆砌在一起。

望着塔,我想象着,这塔不只是塔。它是一柄淬火的宝剑,曾劈开乌江的沉沉夜色,冲开腊子口的幽幽铁关。大地将它紧攥在掌心,剑身闪耀着熔炉的金焰,锋刃犹在铮铮鸣响,剑气依旧令敌人胆寒。它又是一支带血的铁臂,湘江的浪还在血脉里澎湃,岷山的雪还在指尖凝聚,那漫天飞舞的霞锦,正是它挥动着的、永不褪色的战旗。

塔高33.33米,共11层。我一层一层地数着,塔身向上,红墙碧檐,各自独立。第10层起,三塔缓缓收拢,合而为一。到第11层,便到了塔顶。这11层,或许是寓意中央红军长征途经的11个省区?而那三塔相拥的造型,不正是红一、红二、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象征吗?我知道这不是巧合,而是设计者的用心,这塔的每一块砖石里,都藏着沧桑的故事。会师塔内设有螺旋阶梯,可以向上攀登。但是因为没有对外开放,无缘亲身登临。不过,我根据资料,知道塔里展陈着甘肃省楹联学会一位老会长撰写的名联,记录了"井岗举旗,遵义筹策,大渡桥横,金沙水拍,过草地,爬雪山,除腐恶,斩荆棘""肝胆相照,风云际会"的奋斗足迹。默念着这副长联,眼前出现了那些隐入流年的英勇身影,他们有的在突击,有的在行军,有的在欢庆胜利……那些远去的青春岁月已经模糊,但身姿却清晰得令人心颤,他们仿佛从会师塔的砖石中走出来,走进一个个鲜活的历史细节。

纪念塔的后方,便是那座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文庙大成殿。1936年10月10日,红军将士从千山万水的不同方向走来,聚在这里,举行会师联欢大会。朱德总司令立在殿前,宣读中央贺电……掌声与欢呼声撞在古老的殿宇上,又荡向会宁城的四面八方。火把映红了天空,歌声震动了山梁,处处都是怒放的心花,处处都是哗啦啦倾泻的胜利喜悦。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啊!"铁流两万五千里,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!"这部名叫"长征"的史册,在这一页落下震撼人心的一笔,写下一行崭新的烫金标题。

在会师园里,我还去参观了会师楼。会师楼始建于明代,原为会宁县城的"西津门"城楼,1936年10月2日凌晨,红军攻克会宁城时首先从这座城门进入,后来这里就被命名为"会师楼"。楼不高,只有两层,但站在上面,让人忍不住浮想联翩:当年那些年轻的将士站在这里时在想什么?他们是否能预见到,90年后,这片土地会变成什么模样?

随后,我又去参观了不远处的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。馆里陈列着许多实物:水囊、草鞋、马灯、步枪、袖标、党员登记表、军号、标语牌、书信手稿……每一样都让我驻足良久。我想象着草鞋踩过的那一条条血火征程,马灯照亮的那一个个风雪长夜,步枪扛起来的那一段段烽火流年,还有那些仆倒在雪山草地里的英勇身影,那些没能抵达会宁的悲壮而又温暖的脸庞……我想,这就是燎原的星火吧。不是因为望见了曙光才燃烧,而是因为相信,所以亮下去。亮下去,一直亮下去,直到烧穿长夜,烧出黎明。

离开的时候,我特意返回会师塔前,又留了一张影。霞光已经淡去,塔身沐浴在明亮的阳光里,沉静、端正、安详、庄重。塔的周围,几个天真的孩子不紧不慢地跑来跑去,还有几个年轻人举着手机,笑着,喊着,把塔影和阳光一起收进镜头。祥和的日子,在塔下大面积地铺开,像徐徐漾开的清澈浪波。

塔尖在金色的阳光里,宛若指向苍穹的遒劲笔锋,正在书写着什么。那一定是一首关于力与美的诗篇,一首永远写不完也永远读不完的诗篇。

我想,会师塔不只是历史的纪念,也是新的长征的起点。它像一把金钥匙,轻轻转动,轰然开启万里江山的胜利之门;它像一支听诊器,紧贴着大地的胸膛,让我们听见时代的澎湃心声。

悠悠祖厉河,巍巍会师塔。"团结起来到明天"的壮歌,还在会师园里循环播放着。会宁的这个早晨,阳光正好,天空正晴。

人与自然

云雾为衣

王金平

连着两年初秋,两次登上邢台的周公山。晚上均住宿云中客栈,为的是夜赏星月、晨观日出。谁料半山云雾半窗风,夜晚皆是枕着松涛与雾声入梦,仿佛整座青山,都在云雾里缓缓呼吸。

第一次登山,山下天光澄澈、风朗气清。从海拔400多米到海拔1400多米,驱车沿八十八拐盘旋而上。快到山顶时,但见雾气漫卷,把山峦紧紧裹在里面。汽车行驶在崎岖的山道上,如踏云逐浪。夜色漫上山巅时,篝火晚会的暖意揉碎了山间清凉。山顶广场上,笑语潺潺,歌声嘹亮,火焰跳动,迸射着希望的火花,与飘扬的薄雾相融,让山川的夜晚变得格外生动与活泼。

为赴太行日出之约,凌晨4时起身,随摄影师范林锁奔赴观日峰,静待晨光破晓。夜色正浓,山径清幽,天地间只有流动的白雾。观日峰是百万年前受波浪冲击、溶蚀、风化而形成的,石头的形态与太湖石一样曲折圆润、玲珑剔透,具有"瘦、皱、漏、透"的特点。

范林锁告诉我们,天晴时,在此可尽赏旭日东升,可遥望邢台楼阁。5点30分,他的无人机腾空而起,冲破层层雾霭,直抵天际。地面浓雾遮蔽视野,手机屏幕上,唯有一轮初升朝阳的红点,穿透层叠云海,微弱却坚定,于苍茫雾色间点亮一隅天光,那是云雾藏不住的山河破晓之息。

晨光渐亮,我们一行登临孤山。孤山又称和合峰,地处河北、山西两省交界处。此时,似情侣紧紧相依的两座山峰,像身披白色纱巾,呈现一种"造化钟神秀,阴阳割昏晓"的奇妙景象。山峰陡峭,石阶如梯,崖壁、树木、山路都被大雾笼罩,树丛中的鸟鸣,像从梦中传来。漫步松林,但见万木参天,挺拔俊秀,缕缕云雾,在树干间缭绕。湿润的松香,让我忍不住一次又一次深呼吸,感觉五脏六腑都被冲刷透洗。

七拐八拐之后,车停在云霄阁旁。我们爬上山巅,面北而立,那山中飘逸的云海,在山顶和陡峭的石壁前流泻,在幽深的山谷里飞奔,有时疏淡散漫,有时浓密如雪,山峰忽而遮蔽,又忽而显露,或半隐半现,变幻莫测。最神奇的要数云瀑,沿着峰谷缓缓流淌,飘移的流云遇到山口、悬崖,便像潮水一样倾泻下来。风光旖旎,云卷云舒,宛若人间仙境。

第二次,专候连日晴天,才去登周公山。未曾想,翻越八十八拐后,那依旧滔天的雾气,像是这座山独特的盛情。通往露营地的古驿道,在雾气里影影绰绰。古道的石板,被踩踏得溜光水滑。它始建于明代初年,是一条穿越太行山的晋冀通道。由于山势陡峭,两米宽的古道两侧建有矮墙,在峡谷内形成"之"字形结构。古道两边、客栈周围、山坡上,可见各色花草,蓝色翠雀花、黄色野菊等,一团团、一簇簇,点缀着苍茫山野。终日浸润在云雾中的花叶,叶脉青翠舒展,花瓣洁净饱满,带着水雾滋养的鲜活。

次日凌晨,本想登顶神牛峰,却因雾气太浓,只得驻车徒步,踏雾改往展旗峰。站在展旗峰顶,四周云海茫茫,连绵山峦尽数掩藏。山风轻抚,烟雾微醺,起落无声,聚散无形,巍峨雄浑的太行,化作一派空灵的仙境。此时此心,格外宁静,仿佛世间纷繁,都在烟云中隐去。

早饭过后,浓雾稍稍消散,我们驱车向神牛峰爬去,碎石土路极为难走,又只能弃车徒步。到达顶峰,如牛在望天的山脊上,尽是飘逸的云雾。终于,"哧"地一下,太阳露出了头。阳光洒向山顶,流云轻散,可转瞬间,白雾四合,眼前重归一片云漪。

两度山行,都与朦胧的云雾温柔相逢。虽未能见到期待的明朗盛景,却也在云里雾里的周公山上,体验到太行极致的浪漫。晴山见形,雾山藏韵,那隐于雾色的峰峦沟壑、飞瀑古径,那流转不息的云翻雾涌,乃是山川留白,乃是天地清欢。

朝花夕拾

海味街

李沛航

到香港生活后,我每天都会经过一段特别的路。即使只是乘电车远远驶过,一股腥香的"海味"也会从四面漫上来。这便是香港有名的"海味街":大约300米长的街道两旁,挤满了售卖咸鱼和药材的店铺。哪天若绕开这里,鼻子总觉得少了点滋味。

小时候,我住在北京丰盛胡同,记忆里也有一条飘香的路。从少年宫出来,最先撞见的是蛋香。一台三轮车三面围着玻璃,玻璃上用红胶布贴着"煎饼"两个字。戴套袖的阿姨站在玻璃后,拿起鸡蛋往煎盘边沿一磕,蛋液应声淌下,在滚烫的铁盘上迅速铺开。她捏着竹蜻蜓似的刮板,手腕一转,金黄的蛋液便摊成薄薄一层。葱花撒下,她用铲子揭起煎饼,翻了个面,"滋啦"一声,热气裹着蛋香直扑鼻翼。再往前,土耳其烤肉架慢慢转着,一旁的大爷系着围裙,从烤肉柱上片下微焦的肉,香味儿飘出档口。这时,天津烧卖铺的蒸笼也掀开了,白花花的蒸汽裹着糯米和竹屉的清香涌出来。北京干冷的冬天里,那股湿热的气息像一朵云,裹住招牌,也轻轻托起年幼的我对幸福的想象。

接我回家的路上,爷爷常在烧卖铺前停下,掏出零钱给我买一只烧卖。我站在摊边小口小口地吃,他微微俯下身子等待,等我吃完,才重新牵起我的手。到家后,妈妈已经把饭菜摆上桌,见我犹豫,便知道路上出了岔子。她嘴上责备我不好好吃饭,目光却落在爷爷身上。六旬老人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低下头,可一撞上我的目光,又忍不住弯起嘴角。我们在眼神里,交换了路上的秘密。

后来我闹过一次肚子,爷爷说我肚子里长了蛔虫。从那以后,再路过那些摊铺,我就只能远远地闻着香味儿。每当我不甘心地回头,爷爷便从衣袋里摸出一颗糖:"给你个奖励。"我这才高兴起来,低头剥开糖纸,让那点清甜慢慢在嘴里化开。直到后来一次化验,我才知道自己肚子里其实从来没有蛔虫,心里反倒生出一点莫名的失落。一年后,我上了小学,爷爷回了老家,父母也带我搬进新建的花园小区。小区里满眼绿意,可放学后再也不经过那条飘香的老街。只有爷爷回北京看我时,还会像从前那样,从衣袋里掏出一颗糖,微笑着放进我的手心。

今年回北京出差,我又回到那条老街。曾经尘土飞扬的马路,如今已辟作自行车道,铺上了橡胶路面。国槐浓荫如盖,树下石板整洁。卖煎饼的三轮车和旧食铺都已不见,只剩一排仿古店面。红漆水泥柱之间,嵌着一面面厚玻璃。望着玻璃窗里映出的身影,我忽然意识到,自己已站在离童年很远的地方。

爷爷温暖的大手,牵着我一次次走过生命最初的这段路;沉默寡言的他,也是在那里,用对零食的纵容表达爱。沿着这条路走下去,我考上大学,又出国深造。随着求学的地方离家越来越远,我变成了一年一回,甚至两三年才归家的候鸟。那曾经被握在掌心的小手,渐渐化作逢年过节时屏幕上闪烁的几行字。直到有一天,那些平日积下的问候,纷纷化作墓前的纸钱。整理爷爷的遗物时我才发现,我发给他的祝福,他都用钢笔工工整整地抄在专门的笔记本上。摩挲着纸面,我仿佛又触碰到他宽大的手掌,感受到他不动声色的细心和思念。

字迹可以留存,而那些童年时的气息和味道,却潜藏在我的记忆深处,凝成一份隐隐的缺憾。因此,每次经过海味街,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慢下来,近乎徒劳地在空气中辨认似曾相识的味道。偶然有一次,我终于在街边的小吃摊旁闻到了相似的气味,仿佛也忽然置身小时候从少年宫回家的路上。

想起从少年宫回家的那段路,想起爷爷,想起自己一路长大的历程,心里随之生出一点忧惧——世间那些珍贵的事物,是否终将在岁月里渐渐消散?然而在这时,回忆深处又萌生了一股更加温热而持久的力量,悄悄将这份忧惧化作一种方向感,使身在异乡的我,于一次偶然的回望中,明白自己从何处来,也在冥冥中知道将向何处去。

一天下午,我在海味街望见一个小女孩牵着一位老人的手,在比她还高的纸箱间蹒跚而行。老人弯下腰,用抑扬顿挫的粤语教她辨认门前的海味。女孩听了没几句,便转头望向卧在地上的奶牛猫,伸手去拨它红项圈上的小铃铛。我想,那些海味的名字,她或许现在并不能记住;可街上混杂的气息、湿润的海风,一定会融进这段亲情的记忆里。

多年以后,那个长大的女孩,是否也会像我一样站在街上,望着玻璃映出的身影,迟疑地辨认自己的来处?也许正是循着这种说不清的味道,她会认出自己的童年。也许她到那时才会明白,童年的滋味,不只来自一条街或一种食物,更在于曾有人陪她走过的一程。

书海拾贝

穿过岁月的风铃声

梁 衡

这是一本自传体的散文随笔集,如一阵阵从历史烟雨中飘忽而来的风铃声。

岁月如梭,不觉已到八十之年。我一生都在搞文字工作,除了一些主要作品,免不了也会留下一些边角碎料,有的未发表过,有的时间太久已被淡忘。整理旧稿,如见故人。这些作品无意中为过去的人和事留下了一些原生态标本,是岁月的印记,也是作者心底深处的一首歌。

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一条主线。我的主线是新闻工作。记者这个职业是一个开放的平台,上得厅堂下得厨房。它可以海纳百川地学习吸收,也可以四面八方地开拓研究。最重要的是它培养人的独立精神、观察能力和批判思维。不能不想,不能不记,总在思考,总在求新。

记者行走于国内国外、社会各层、百业千行,自然也会产生一些新闻以外的作品。现在这些忆旧拾零涉及政治、文学、教育、学术等领域,从国家领导人,到乡间的小学教师和普通农民,直至荒山野岭的看庙人;有恢宏的高层政治场面,也有夜幕下细微的市井角落;还旁及当时国外的一些政情、民俗。时间跨度半个多世纪。真正是一滴水照见了太阳,折射出了时代命运、人情世故、山河变迁,也有作者的影子。几十年过去了,作为主业的新闻作品由于其天然的易碎性,早已没入历史烟尘。而无心插柳柳成荫,这些随手的杂记倒成了过往时代的记录与个人心路的写真。这里面有歌颂,有讽喻;有大事大情大理,也有缥缈的乡愁;有辉煌时的幸福,也有落难时的眼泪。回忆总是温暖的,是反思中的哲理,是留恋中的审美。读者也许能从这风铃声中听到些什么。

随笔补野史,杂记代小传,是我生命的六个侧面,也是过往时代的蛛丝马迹,就命为《岁月六记》。

(本文为《岁月六记》自序,该书于2026年7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)



《岁月六记》

灯下漫笔

《黄河母亲》的回响

杨建仁

1986年4月30日,一座泰山红花岗岩雕塑在甘肃省兰州市黄河南岸滨河路中段落成,这便是知名雕塑家何鄂倾力创作的《黄河母亲》。

40年来,《黄河母亲》雕塑不仅在兰州、在甘肃赢得广大群众的喜爱和赞誉,在整个国内乃至海外华人中也引起强烈反响,可谓好评如潮。《黄河母亲》以其深邃的思想、精湛的艺术、精美的表达、精良的制作,载入中国现代雕塑史册,承载着黄河文化与民族精神,凝聚着华夏儿女的家国情怀。

一座城市雕塑,历经40年的风霜雨雪洗礼,始终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和讴歌的对象,这在中国现代城市雕塑史上非常少见,美术界称之为"黄河母亲现象"。翻阅何鄂最新整理的文史资料《〈黄河母亲〉——一件城市雕塑的对话》,能真切感受到矗立于公共空间的《黄河母亲》雕塑,40多年来一直与公众进行着全天候的对话。"《黄河母亲》几乎成了我们这个城市的另一张面孔。""这座雕像,凝固着一个伟大而永恒的主题,兰州人为之自豪,国人也为之自豪。"这些从人们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真情实感,折射出的是一种历史的回响、现实的回响和未来的回响,彰显了作品鲜明的文化价值、时代价值和社会价值。

《黄河母亲》雕塑是当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作品。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,哺育了中华民族,孕育了中华文明。《黄河母亲》以博大、坦荡、温婉、慈爱的母亲,象征黄河,象征中华民族;依偎在母亲怀中的孩童,象征中华儿女在母亲的哺育下,世世代代幸福成长。作品整体意象表达了"河即母亲、母亲即河"的理念,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与雕塑的内涵高度吻合。

《黄河母亲》雕塑已成为无数中华儿女心中经典的文化符号。九曲黄河,奔腾向前,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品格,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。作品雕刻的母亲既汇集了东方女性端庄、善良、朴实、秀美的鲜明特点,又注入了坚定、自信、宽厚、包容的时代气息,与中华儿女团结一心、踔厉奋发的精神一脉相承,将黄河升华为民族母亲的精神标志,赋予雕塑柔美而刚毅的精神力量。

《黄河母亲》雕塑重构了公共雕塑的艺术品质。作品拓展了20世纪大型城市公共雕塑中抒情性的审美品格。此前,中国诸多城市公共雕塑表现的主题都是拼搏、奋进,而《黄河母亲》更加突出情感,以人性本真、母子深情、生命礼赞为主旋律,丰富了城市公共雕塑的情感维度。作品表现出普通的人性美、人情美,表现出人世间共同的爱意和柔情,让看到的人更能产生共情。

《黄河母亲》雕塑映照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恒命题。在今天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,这件作品更显前瞻性。雕塑塑造了人与黄河相依共生的图景:黄河哺育人类,人类敬畏、依恋母亲河。40年前,何鄂在雕塑中蕴含的"天人合一"的理念,与当下保护母亲河、实现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遥相呼应。《黄河母亲》以人间最纯粹的亲情、最温暖的守护,串联起河流、土地与民族的血脉羁绊,让古老的黄河文明以可看、可感、可亲、可近的姿态,走进当代、走进大众、走进生活。

经过40年历史和人民的检验,《黄河母亲》早已超越了一件雕塑作品的价值,不仅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一座地标,也成为黄河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;不仅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效益,也为地域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。2016年6月,甘肃省人民政府将《黄河母亲》雕像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拓宽了甘肃文物保护的边界,当代公共雕塑由此跻身文化遗产保护序列。单一的雕塑景观,也已拓展为集文化展示、艺术体验、休闲旅游、消费经济于一体的《黄河母亲》雕塑广场,以母亲博大宽厚的胸怀,迎接海内外中华儿女相聚在温柔的港湾,聆听生生不息的呼唤,开创蒸蒸日上的未来。

40年时序递嬗,许多城市地标更迭翻新,许多艺术作品趋于沉寂,而《黄河母亲》始终温润如初、历久弥新。其不仅是一座石质雕像,更是一个有体温的鲜活生命;不仅是兰州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,也是在全国具有引领性、开拓性的范例之作。在岁月的淬炼中,《黄河母亲》必将愈发彰显经典本色,愈发激荡时代强音。



《黄河母亲》雕塑 甘肃何鄂雕塑院供图